

经典



阿摩司·奥兹,当代以色列文坛杰出作家,也是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代表作品有《我的米海尔》《爱与黑暗的故事》《恶意之山》等。

阿摩司·奥兹应该说是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创作界最为熟悉的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

《地下室里的黑豹》是一篇记忆小说,其希伯来文版首发于1995年。它以作家的童年经历为基础,又融进了丰富的文学想象。用作家本人的话说,故事本身来自黑暗,稍作徘徊,又归于黑暗。在记忆中融进了痛苦、欢笑、悔恨和惊奇。

小说的背景设置于1947年夏天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阶段。那是巴勒斯坦历史上非同寻常的时期,因为数月后,即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将在纽约成功宣布巴勒斯坦分治协议,允许第二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一个犹太国家,英国人很快就会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离开那片土地。以色列国会将建立,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从此陷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在历史巨变的前夜,英国士兵、犹太人的地下组织、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纷纷行动:枪击、爆炸、宵禁、搜查、逮捕、迫在眉睫的战争与种种可怕的谣传不但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平添了许多不安定因素,也留

阿摩司·奥兹《地下室里的黑豹》:建构历史与现实象征联系的少年故事

□钟志清

下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谜团。曾在《我的米海尔》《恶意之山》(中译本名为《鬼使山庄》)和《爱与黑暗的故事》等作品中对这一历史进程做过不同程度触及与把握的奥兹,再次以这个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借助奇巧的构思、睿智的分析、优美的行文,在《地下室里的黑豹》中触及了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小说主人公首先以成年人的口吻交代“在我的一生中,有许许多多次被人叫做叛徒”,给读者留下了悬念。随之回忆起自己在12岁那年因为与当时犹太人的敌对方英国人交往,第一次被称作叛徒的情形。小说的主要情节在家、东宫和特里阿扎丛林三个主要场景中展开。

奥兹素以破解家庭生活之谜见长。他在《地下室里的黑豹》中,再次运用爸爸、妈妈、孩子三个人物构成了家这个场景的核心:爸爸、妈妈来自乌克兰,他们的亲人全死于希特勒之手,这一点显然与奥兹本人的经历有别。爸爸是学者,性格中理性占了上风,“他讲原则,为人热情,对正义忠贞不渝”,具有强烈的仇欧情绪;而妈妈则喜欢追忆过去,故乡乌克兰的河湾、河面上星星点点的鸭群、缓缓漂流的蓝色百叶窗、河流和草地、森林和田野、茅草屋顶和薄雾中悠扬的钟声令她魂牵梦萦。熟悉奥兹的读者住住会觉得这一切似曾相识,但此次,作家的关注视点有所转移。读者在《爱与黑暗的故事》《我们的米海尔》和其他作品中看到的家庭悲剧和夫妻情感均被放置到了边缘地位,孩子则成了家的中心人物,也成为整部作品的主人公。他在家中见证的不再是父母痛苦而缺少生气的日常生活,而是他们颇有几分让人憧憬甚至惊心动魄的地下活动,亲临了英国士兵前来搜查时的紧张局面。几乎所有情节的设置,都与孩子的所谓“背叛”行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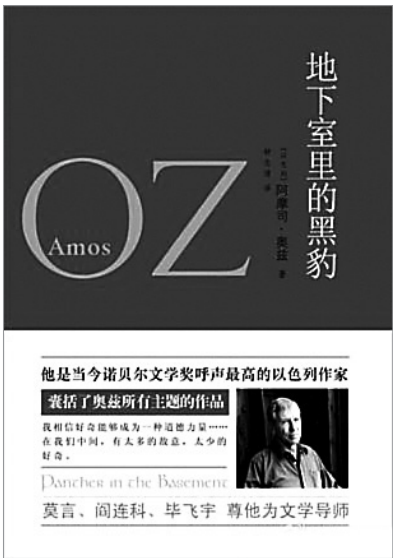
这个孩子年仅12岁,他因酷爱词语而赢得“普罗菲”(希伯来语中“教授”的缩写)的绰号,说话方式与众不同,喜欢写诗拿给女孩子看。由于在家中受参加地下抗英活动的父母影响,在学校和其他场合听成人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死攸关的时期”、“希伯来

民族要经受住考验”,他立志为民族的事业而战。他提议创办了“霍姆”(希伯来语意为“自由还是死亡”)秘密组织,加盟这个组织的还有他的两个小伙伴本·胡尔和奇塔。他们想用旧冰箱里拆下的马达等材料制造火箭,打到英国的白金汉宫,把英国人赶出他们心目中的犹太人领土。他们还喜欢看好莱坞影片,模仿里面的英雄人物。普罗菲本人更是为影片中的英雄着迷,经常把自己比喻为“地下室里的黑豹”,意思是等待时机猛扑出去,为自己所谓的信念而献身。

但是,他的英雄梦屡屡受挫。在一个宵禁的夜晚,他被一个英国警察所救。这个英国人来自坎特伯雷,讲《圣经》希伯来语,崇拜古老的犹太文化,热爱耶路撒冷。普罗菲深受英国人的吸引,答应与他换课(相互学习英文和希伯来文),甚至天真地想借此机会,向英国警察套取情报,完成他所谓的民族主义理想。但事与愿违,小伙伴把他叫做叛徒,而他自己也无法确定自己与英国人的交往是否属于背叛行径,经常陷入灵魂的挣扎中。

围绕什么是“叛徒”问题的讨论首先是在小主人公的家中进行的。某天早晨,家中墙壁上赫然出现了“普罗菲是卑鄙的叛徒”几个黑体字。爸爸认为“叛徒”是“一个没有廉耻的人。一个偷偷地、为了某种值得怀疑的好处,暗地里帮助敌人,做有损自己民族的事或伤害家人和朋友的人。他比杀人犯还要卑鄙”。而妈妈则认为“一个会爱的人不是叛徒”。父母的不同观点成为支撑普罗菲理解叛徒意义的两个支节。他自己也试图通过翻阅百科全书,弄清叛徒的诸多字面含义。他甚至对着镜子盘问自己究竟长着一副叛徒的模样,还是地下室里黑豹的模样。

小说的第二个场景是东宫。名曰东宫,实为摇摇欲坠的棚屋,掩映在西番莲中。这是普罗菲和英国警察邓洛普军士换课并且交谈的地方。普罗菲在和英国警察交往时内心矛盾重重。尽管他不断提醒自己,一刻没有忘记英国人是敌人,不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像地下战士那样称自己为“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有时为赢得对方信任才喝下他买的柠檬汽水,有时却不由自主地告诉对方,爸爸



也懂拉丁语和希腊语,甚至对英国警察产生了某种“喜爱”的情感,随即又为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我的心在胸膛里跳荡,犹如一只地下室里的黑豹。我以前从未做过如此杰出的益事,也许以后也不会了。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我嘴里尝到了酸味,卑鄙叛徒的可耻滋味:如同粉笔刮蹭时的战栗。”

故事的第三个场景特里阿扎森林是普罗菲和“霍姆”组织成员开会、请求批准他执行刺探人物的地方,也是他因犯有所谓的叛变罪而接受审判的地方。普罗菲的两个小伙伴本·胡尔和奇塔模仿美国影片对他进行了持续不到一刻钟的审判,既严肃又滑稽,颇具黑色幽默的味道。一脸狐相的本·胡尔得出结论:“本庭相信叛徒所说他从敌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情报。本庭甚至接受叛徒没有把我们泄露出去的说法。对叛徒说他从未从敌人那里得到任何报酬的错误证词,本庭表示愤慨并予以驳回:叛徒收了薄脆饼干、柠檬汽水、香肠肉卷、英语课本、一本包括《纽约》在内的《圣经》,《纽约》攻击我们的民族。”普罗菲找理由为自己辩解,但无济于事。他一气之下宣布解散自己创建的地下组织,与朋友们彻底决裂。

表面看来,小说在写少年故事,实际则是把个人命运和共同体前途放在一起

神离暴殄天物、涂炭生灵的丛林社会,现今仍健在的阿努克·艾梅去年秋天在“卢米埃尔研究所”追述她跟钱拉·菲利普特昔时合演的旧片,深深感叹说:“那是一部描写爱情的影片,对绘画、对创作、对女性、对醇酒的酷爱。”阿努克最放在心上的是贝克尔影片中再现了主人公在“穹顶”咖啡馆前卖画,每幅仅收5法郎的那一真实场景,认为那是二战后法国影坛“最具艺术升华”的镜头。同样,弗朗戈·达维尼亚后来执导的莫迪格里阿尼彩色传记片也别有一番盎然情趣。2004年9月,巴黎又放映了一部关于莫迪格里阿尼生平影片,由米克·达维斯执导,安狄加西亚主演,向观众展现了一株拉丁艺苑里夕阳残照的凄迷芳草。

如此这般看来,莫迪格里阿尼死后演化为一个传奇人物,以至于他的真正画作并不为今人广泛接受。画家的外孙女洛尔·尼契斯坦不愿接受这个现实,反驳道:“此种传奇令我异常恼火。因为,这样有碍于真正洞悉一位画家及其作品。我外祖父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的,绝不应给他加上‘被诅咒’之类的形容词。”

目下,巴黎美术馆的莫氏画展正是为此达目的,让观众重睹一位艺坛逝者的足迹。彼尼翁·埃奈斯特强调:“莫迪格里阿尼抵御一切,他有自身体立的人格,仿佛超越了时空。”法朗士·于塞尔在伽里玛出版社出了一本假托让娜·艾布泰勒纳之名的日记,追述莫迪格里阿尼艺术生涯的“传略”,依据翔实历史资料研究他绘画和雕塑作品里独特意象的艺术向度。一般,评论界称呼莫迪格里阿尼为“画坛的伐木者”,将他的形象艺术归入“巴黎画派”,但他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含蓄着多方因素,不仅承继了意大利锡耶纳画派的传统,同时受到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派、点彩派的影响,而且还汲取了黑非洲和大洋洲土著原生生态造型艺术,形成了自己奇特的表现主义风格。可以说,他通过涡卷线条勾勒抑郁的形态,表现的是心理内省的印象和精神涣散的哲理,给人艺术万象中一种寂寥幽残之美。自然,画如其人,这也是跟他的冷峭身世和生活追求以及潜伏悲辛、难以达到的企望密不可分。他是个需要乌托邦的梦幻者,为此不惜吸毒自残。1913年5月6日,他病中给将赴一战前线的挚友保尔·亚历山大医生写信说:“幸福,乃是一个宽容天使”,信未署名“复活者”。除非耶稣,人真的死了,是不能复活的。尔后事态表明,莫迪格里阿尼生若浮云,影飘后世,恰似一只吐丝至死方尽的春蚕。

天涯异草

我初见意大利画家莫迪格里阿尼的作品,要远溯到32年前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工作时,觉得那是波德莱尔诗章的一朵朵病态花,属于魏尔伦的“颓废派”。龚古尔文学院院士罗布莱斯称他“莫迪”,正像他习惯呼罗洛布里姬塔“罗洛”一样。罗氏说“莫迪”生时落拓潦倒不堪,画卖不出去,愤懑之下都扔进了水沟。我曾跟罗氏漫步到蒙巴纳斯的“穹顶”咖啡馆,他追述“莫迪”曾在此地的露天座无人赏识,竟至求人买画,每幅仅售5法郎,也难有人问津。此一时,彼一时,“莫迪”死后,人们竞相在他的故乡利沃诺争夺逝者当年绝望抛进河水中的美女雕像。2011年,莫迪格里阿尼的一幅画竟拍出5000万欧元,折合近5亿人民币的高价,使他一举成为作品最昂贵的画家。今昔对比,真是天壤之别。

迄今,莫迪格里阿尼遗画展相继在纽约、洛杉矶、蒙特利尔、马德里等世界都会举办。2002年10月至2003年3月,巴黎卢森堡博物馆推出规模最大的一次名为“宽容天使”的莫迪格里阿尼作品回顾展,陈列逝者鲜为人知的肖像画和女性雕塑,在艺坛显示他的“情欲圣殿”。现时,巴黎美术馆再度以“莫迪格里阿尼·苏辛(Chaim Soutine)及蒙巴纳斯奇遇”的艺术历史氛围烘托出莫迪格里阿尼等被私人收藏的百余幅珍稀画作,让观众得见另一艺术洞天。

一迈进巴黎美术馆,观众就被莫迪格里阿尼《蓝衣小姐》《黄裳女》《白领艾勒维尔》《扇女》等一连串新展出的细线条勾勒出质朴的童贞,展现一颗人之初洁净的灵魂。《黄裳女》流露出小姐儿长成少女后不尚浮华的恬静美,而《白领艾勒维尔》则令人联想到拉马丁名篇《湖》中的朱莉·查理,大诗人心目中的另一位“艾勒维尔”,那个“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多情女,一泓浪漫诗歌的灵感。这群倩女芳容中,《扇女》可说是画家红颜知己卢妮亚·切绍夫斯卡的“玉照”,立体雕塑感极强,纤巧的曲线身段和“有眼无珠”的奇幻风神将人引入飘忽无定的玄秘境界。莫迪格里阿尼特别倾心于描绘女性柔曼的魅力。他呈现的女子形象总是柳眉杏眼、樱桃小口、长颈细腰、瘦如黄花,仿佛弱不禁风,浸润于深邃忧郁之中。他于蒙马特尔的“法朗吉”画坊里痴心描绘这些离奇女子时,毕加索正在画《阿维尼翁的烟花女》,二人风格迥异。其时,毕加索的西班牙先锋派追求极为时尚,但莫迪格里阿尼对之不以为然,更不屑效法矫揉造作的前卫,而抱守意大利锡耶纳画派残缺的古典美,执意走自己的独木桥。巴

莫迪,画坛的凄迷残葩

□沈大力



莫迪格里阿尼《让娜·艾布泰勒纳肖像》

黎美术馆此次在显著位置陈列出莫迪格里阿尼于1918年画的《让娜·艾布泰勒纳肖像》,一方面突出其绘画特征,一方面更追述了画坊一对并蒂莲瞬息凋残的凄切爱情。

莫迪格里阿尼1884年7月12日出生于意大利中部托斯卡尼省利沃诺港,少时体弱多病,相继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学画,后于1906年2月到巴黎,在蒙马特尔高地追逐罗特莱克的踪影,结交斯坦伦、乌特里耀、迪埃戈·里维拉等“无产”民众画家和瑞士诗人桑德拉斯,尤其跟俄罗斯血统的贫贱画家苏辛成了患难之交。他秉性放浪,酗酒吸毒,身边总放着罗特埃阿蒙(Laut-amont)的《恶旦诗篇》(Les Chants de Maltoror),不时诵读,发泄不得志的愤世积怨。英国年轻女诗人惑于他波蒂切利式的男子美貌坠入情网,但怒其不争,无可救药,终愤然离之而去。女艺术家希尔维解释道:“莫迪格里阿尼非常穷困,只能找房租低廉处落脚”。年轻医生保尔·亚历山大见此情景,专为他 and 几位居无定所的画家、雕塑家、作家和演员在“大三角洲”租下一处作坊栖身。亚历山大医生最早昵称他“莫迪”,觉得此君虽然潦倒,但不失贵族式优雅风度,目光中闪烁着愤世的自豪,甘愿当他绘画、雕塑的资

域外传真

2012年德国巴赫曼文学奖授予奥尔加·马蒂诺娃

□何 宁

7月8日,历时三天的第36届“2012年德语文学日”终于在奥地利克拉根福落下了帷幕,而众所期待的英格博格·巴赫曼文学奖也尘埃落定。这一次,俄裔德国女作家奥尔加·马蒂诺娃(Olga Martynova)凭借《我将会说:“嗨!”》成为了这个重要的德语文学奖项的得主并获得了25000欧元的奖金。

英格博格·巴赫曼文学奖是德语文学领域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是奥地利克拉根福市为了纪念1926年在克拉根福出生的著名女作家英格博格·巴赫曼而出资设立的,首次颁发于1977年。而今年,共有14位作家参加了巴赫曼文学奖的角逐,他们分别为来自奥地利的伊莎贝拉·费佛尔、科内莉拉·特拉夫尼切克,出生在奥地利小城威尔斯、现居日本广岛的莱奥波德·费德迈尔、出生于奥地利现居瑞士的胡戈·拉姆内科;来自瑞士的西蒙·弗洛林、米亚姆·里希纳;来自德国的扎比内·哈辛格勒、丽莎·克雷茨那、英格-玛利亚·马尔科、马蒂亚斯·赛克、安德里亚斯·施蒂希曼,出生在德国现居芬兰的斯特凡·莫斯特以及出生在俄罗斯现居德国的奥尔加·马蒂诺娃和出生在波兰现居德国和瑞士的马蒂亚斯·那瓦特。在7月6日至8日的三天时间里,这14位作家朗读了自己迄今尚未出版发表的作品供公众评判,竞争可谓异常激烈,评委会也是经过多轮投票后,才最终确定俄裔德国作家奥尔加·马蒂诺娃作为此次巴赫曼文学奖的得主,因为评委会认为她的作品是此次参赛作品中最少数能够超越个人生活领域的作品之一。

奥尔加·马蒂诺娃1962年出生于俄罗斯的杜丁卡,1991年她离开俄罗斯来到德国,目前居住在美国河畔的法兰克福。奥尔加·马蒂诺娃既用俄语也用德语进行写作,自1999年起她开始为《时代》《法兰克福评论报》以及《新苏黎世日报》等知名报刊撰写文章。除此之外,她还出版过诗集、散文并且在201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甚至鹦鹉也比我们活得长久》。在此次参赛作品《我将会说:“嗨!”》中,奥尔加·马蒂诺娃描述了年轻的主人公莫里斯在叔叔罗伯特和婶婶阿妮塔家中度假时所经历的双重觉醒——诗学和性爱对他有着同样强烈的吸引力。他一方面被冷饮店的一个女店员深深吸引,而另一方面叔叔婶婶家所在的小城历史也令他感到无比的兴奋。奥尔加·马蒂诺娃同时也用轻松和富含幽默的幽默笔触描写了叔叔和婶婶之间矛盾重重的关系。评委会认为小说展现了一个诗人“经由性爱而诞生”的过程,称这部作品为“轻松、灵巧的画像”,并且对奥尔加·马蒂诺娃作品中所展现的“无政府主义的幽默”以及她作品中“对‘人类历史的领悟’大加赞叹。更加触动评委的是奥尔加在作品中对文化历史的富有艺术性和幽默感的穿插,在评委看来,这使她的作品超越个人主题,从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另外一个值得提及的地方在于,巴赫曼文学奖并不是奥尔加·马蒂诺娃获得第一个德语文学奖项。尽管她用德语写作的时间并不算很长,但她已经于2010年进入了德国图书奖的大名单以及ASPEKTE文学奖的小名单,并且于2011年获得了沙米索文学促进奖以及Roswita文学奖。因此,此次的巴赫曼文学奖只不过是对其的文学创作做出了再一次的肯定。



奥尔加·马蒂诺娃